

抒怀

一城春风暖 满径桃花开

临湘市第九中学 周雪凤

今年的春,来得格外早,暖意先至,桃花便迫不及待地绽满枝头。连绵细雨刚歇,晴空一洗尘埃,正是踏青寻芳的好时节。

周末,两岁的女儿趴在窗边,望着枝头雀跃的小鸟,清脆的笑声洒满房间。先生提议,城郊桃林花开正好,不如带孩子去看看。小家伙一听要出门,立刻手舞足蹈,扯着我的衣角撒娇。

先生所说的桃林,坐落于城乡之交的山边,依着一条废弃的铁轨静静铺展。近百亩桃树连成一片,林间筑有赏花长廊,山溪蜿蜒而过,几座小木屋错落其间,清幽雅致。

驱车不到二十分钟便抵达。站在山庄门口远眺,桃花早已漫山遍野、肆意盛放,如云似霞,灼灼芳华,像一幅浓淡相宜的春日画卷。女儿迫不及待从我怀里挣

脱,摇摇晃晃地向前跑去,像一只笨拙可爱的小企鹅,小手指着花海,奶声奶气地喊着:“花花!”

一位写生的姑娘吸引了她的目光。纸上桃花鲜活灵动,与林间繁花相映成趣,女儿看得入神,小嘴微张。微风拂过,花瓣轻轻飘落,她伸出小手去接,扑来扑去总也抓不住,天真模样惹人怜爱。

先生笑着摘下一朵桃花,轻轻别在女儿发间。她伸手摸不到,我便拍下照片给她看。望着屏幕里头戴桃花的自己,她眉眼弯弯,腼腆一笑,温柔了整个春天。

树下,游人三三两两,或支起帐篷野餐小憩,或架起相机捕捉光影。我们寻一块大石坐下,看桃花灼灼,听春风轻语,内心安然温润。

女儿不知疲倦,在花海

中穿梭,像一只快乐的小精灵。阳光穿过花枝,洒下斑驳碎影,她奔跑的身影在光影间跳跃,如一支无声的舞曲。在喧嚣尘世里,这样一处清幽角落,这样一份单纯美好的美好,最能抚慰人心。

半日春光悄然流转。离开桃园时,女儿依依不舍,张开小小的双臂,轻轻抱住一株桃树,天真烂漫的举动引得游人笑声连连。归途中,她靠在我怀里,小手紧紧攥着几片桃花瓣,时不时拿出来细看,再小心翼翼地放回衣兜。

花瓣终将凋零,但这个被桃花铺满的春日,鲜活温暖,治愈绵长。

此刻静坐窗前,回想女儿专注看花、轻接花瓣、拥抱桃树的模样,只觉时光温柔,岁月安然,人间最动人的美好,便藏在这烟火寻常、春风十里里。

诗吧

炭棚村记(组诗)

江华瑶族自治县教育局 唐世日

芭芒草

炭棚村四处的芭芒草,垂下一群驼背老人,低沉伫立,望着村头

我折断挡在路腰的一根芭芒草
随手扔进丘岭,再重拾,拽在手里

立在草尖之上,看归来的人
没有一人,折下一根
用它慢慢拍去身上的尘埃
燃起炊烟

雨下着,山岭上,芭芒草叶尖上
水滴坠下
坠在屋前屋后和小路上
像长年外出的人,无声地
又迈动着脚步
往一个叫“炭棚村”的地方赶

我寻找着——,芭芒草
高过我的身体
淹没进村的路,占满屋后丘岭
又代替外出的人,守护村寨

想把它点燃,烧尽
盘根泥土的旧痕
又害怕被捉住——
替它们,承受守村的责任和义务

丘岭

炭棚村的丘岭,屋前屋后垒起
像我165的身子,98斤骨血
唯独一块坪地,是我的肚脐
连接着脐带
汲取母亲的营养

无数次,爬上
披着芭芒草的丘岭
一棵芭芒,一层沃土
覆盖着肌肤般的泥土
我使出洪荒之力,拔出一根
骨头传来“嘎吱”的声响
断掉了
所有的念想

稻田血脉

炭棚村外出回来的人,已无法
辨认丘岭下方稻田的模样
老父亲握紧锄头,还晃着
阳光的重量

我蹲下身子
像一只鸟,衔起遗落的稻子
想象它已重过我的血液
老父亲微笑着
像暖阳,通畅一条血脉

生活

雨,淅淅沥沥地下着,敲打着屋顶,仿佛春蚕啃食桑叶。下楼时,一楼楼道的房门开着,一个小男孩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一盆芦荟,朝门里说:“妈,我把它拿出去淋雨。”

“外面下雨你出去干什么?在家浇水一样。”门里传来母亲的责备。

“不行,外面下的是春雨!淋了春雨它就会快快长高……”小男孩固执地说。我正下着楼梯,不觉莞尔一笑。他说的何尝没有道理?

春雨确实不一样,千百年来,人们都这么相信着。《淮南子》中有云:“春风至,则甘雨降,生育万物。”在江南,一些地区有“接春雨”的习俗,春雨初降时,或雨水节气,人们用器皿接住雨水,谓之“接福”,相信这水能润泽庄稼,也能带来好运气。

春雨的特别,在于人们对它的期待,在于相信生长、相信希望。它是漫长冬天后的一场温柔,是万物复苏时节带来的生长讯息。

小男孩撑着伞,小心翼翼地抱着那盆芦荟,走进雨里。他把花盆放在阳台外的草坪上,又挪了挪位置,确保不会被他人碰倒,也无需担心会被取走,家中刚好可以望见。

此时我已走出楼道,从他身旁过去。最后一次回首,目送他一蹦一跳地走进楼道,关上了门。

我知道,明天芦荟一定会长高的。就如,他相信的那样。

花田

印象



周文静/摄

感悟

诗意剪春韭

□ 王举芳

“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读杜甫的《赠卫八处士》,我仿佛闻到了韭菜香。

乡下老家的院子里有一块空地,母亲翻松土,整好畦,种了两畦韭菜。冬天时,母亲给韭菜搭了一个小小的拱棚。一开春,嫩芽便开始蓬勃生长。母亲提水来浇,一夜之间,韭叶似翡翠,绿意玲珑,散发出特有的清香。那清香勾引着我的味蕾,我禁不住掐几棵,洗净,卷在煎饼里,大快朵颐。

母亲说“一月葱,二月韭”,意思是农历二月的韭菜最为鲜美,能吃出春天的味道。

头茬韭菜成熟了,母亲磨快那把精巧的小镰刀,贴着地面将韭菜

一簇簇割下,分成多份,送给四邻尝鲜。剩余的韭菜洗净切段,旺火油锅,先炒韭菜后炒鸡蛋,烹炒至鸡蛋发黄、韭菜微软即出锅。黄绿相间的鲜韭炒鸡蛋,连香味都是柔嫩的,吃一口齿颊生香。

古代诗人中,不单是杜甫喜欢吃韭菜。高启在《韭》中写道:“芽抽冒余湿,掩冉烟中缕。几夜故人来,寻畦剪春雨”,把故人来访、冒雨剪韭的情景写得惟妙而生动。辛弃疾、李商隐、冯子振等诗人也都有咏韭佳句,描摹春韭的鲜嫩之味。

又是早春二月,我仿佛闻到了春韭那独特的清香,那一畦碧绿,不就是一首更清新的诗吗?